

葡萄牙法朵

陸小鹿



藝苑草

在澳門氹仔一間咖啡館裏，我逗留了兩小時。並非咖啡有多麼好喝，我只是很喜歡店內循環播放的法朵音樂，濃郁的葡萄牙氣息四處飄盪。

法朵，英文為Fado，是葡萄牙一種傳統音樂。澳門曾經被葡萄牙管治過，如今的澳門街頭仍保留了不少葡式風格：葡式建築、葡式蛋撻，葡式法朵……

說起來，我最初接觸法朵，是在香港導演彭浩翔執導的電影《伊莎貝拉》裏。影片背景設置在澳門回歸之前，故事發生地是澳門的一個小鎮。當時，彭浩翔邀請香港作曲家金培達來為電影配樂。他對金培達說：「當音樂已達到情感的極限時，毋須對白，只要有音樂就夠了。」金培達覺得澳門曾被葡萄牙管治過，一定會受到些影響，於是在配樂中帶上了法朵曲風，片末更是直接引用了一首法朵歌曲——由葡萄牙著名法朵女歌手Mariza（瑪麗莎）演唱的《我的人民》。他說：「法朵音樂與阿根廷探戈很相似，都懷有一種寂寞的哀愁。」

確實，法朵音樂擅長表達悵楚、哀怨、失落的情緒，給聽眾帶來緬懷和孤寂之感。法朵在葡萄牙語裏的意思是，命運或宿命。關於法朵的由來，有一種說法是起源於葡萄牙的水手音樂。葡萄牙當年是航海時代的海洋強國，水手到處跑，他們的音樂融合了多元文化因素

：非洲節奏，阿拉伯風格……所以，今天的法朵也可以說是一種混合音樂。

卡洛斯·紹拉導演過一部音樂片《傾聽里斯本》。在這部紀錄片裏，我聽到了各式各樣的法朵。流動的布景，光影變幻中，男女老少用壓抑中爆發的歌聲，抒發出對生命、愛情、鄉愁等等的複雜情感，讓我感覺到似乎每一個葡萄牙人張嘴就會唱法朵，每一個葡萄牙人生命中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歲月。法朵，融進了葡萄牙血脈，它是葡萄牙的國寶，它在葡萄牙的地位，不啻弗拉明戈舞蹈在西班牙。

我未曾去過里斯本，聽說那裏到處都是法朵餐館，人們進餐館並不單純只為了吃，而是為了去聽一聽法朵。一個歌手，一把葡萄牙結他，就可以演繹一齣蕩氣回腸的故事，讓聽眾的情緒跟着音樂起伏跌宕，共鳴懷想。

嚮往里斯本時，我就用一副耳機讓自己跟着法朵去里斯本。在上下班的地鐵上，有時我會聽瑪麗莎的法朵專輯。這個出生於一九七三年的葡萄牙歌手，可以說是當代最有代表性的法朵歌手。她的嗓音沙啞，磁性，充滿滄桑之感，這樣的嗓音恰是法朵音樂所需具備的，法朵音樂就需要讓聽眾聽出歲月感，聽出生命的種種刻痕。有時候，我也會聽Madredeus（聖母合唱團）的法朵專輯，雖然我聽不懂葡萄牙語，但我能聽得出厚重的情感，聽得出那發自靈魂深處的聲音吶喊。



如是

一個警官被降職且調去不同單位，而且新任的職務更成為同袍的笑柄，他該怎麼辦？為了生活他必須忍受下來，好好幹活？還是憤而辭職？選擇憤而辭職的相信很少，選擇默默忍受安於現狀的相信較多。

但當有一天，上司來找他，說有機會可以讓他翻身，而且可以出任更高職位，條件是要他去勸服一個他以前的下屬，因為那個下屬對於一件案件的調查，不但會影響到警察的高層，更會影響一個議員的前途。

原因是他的下屬的偵查已經查到了議員和高層的貪污行為。

這時他怎麼辦？他面對臥病在床的妻子，又看着鏡子裏的自己，問着自己，應該選擇勇敢，還是選擇懊悔終生？

這是英國拍的一套有關偵探故事的劇集。

勇敢與懊悔

江河水

劇中的他和那位對什麼事都鍥而不捨的偵探雖然曾經是上司和下屬的關係，但卻因為同樣都具有追求真相不計成敗的精神而成為好朋友。他們就是在查一宗案件時，快要查到高層時被陷害而分別被降職和調職。

一個人就算年輕時多麼勇敢，但當他有了家室，有了小孩，還有房屋抵押的時候，勇敢通常就會變成懦弱，因為他要考慮的，不只有自己，還有家人。如果選擇勇敢，他可能令家人陷入窮困的境況；如果選擇同流合污，自己便要面對終生的懊悔。

英國的約翰·阿克頓爵士(John Dalberg Acton)在一八八七年寫給克雷頓主教的信中，提到「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這話已經成為流行全球的名言。因為有權力的人，當他腐化的時候，就更容易壓迫下屬跟隨他腐化。

面對有權力的高層施壓，而且言明可以獲

得更高位時，選擇特別困難。而且貪污腐化不被發現的話，懊悔終生只是存於自己的良心之內。良心在日子過得非常舒適快活的時候，那顆初心還存在嗎？所以說，腐化就像瘟疫，一發就難以收拾。

劇集中的那位警官，最後決定是不向權勢低頭，選擇勇敢。這樣的勇敢，才是真正的百分百勇敢。反觀這半年來的香港，不少遊行示威者，稱那些對不合己見的人動輒「私了」、亂丟汽油彈、以磚塊和弓箭射向執法的警察、破壞港鐵和其他交通設施的暴徒為「勇武者」，聽了真是讓人感到汗顏，怎麼沒有常識到這樣的程度呢？

什麼是勇敢？用「私了」來對付意見不合者，這是懦夫才會做出的行為，怎會是勇敢？勇敢就是有勇氣去面對反對意見才對吧？「私了」傷人後，面對的恐怕是懊悔終生的陰影吧？

涼帽編界阿妹戴

霍無非



文化什錦

「新編涼帽揀心穿，藍布把邊花帶安。涼帽編界（給）阿妹戴，阿哥問妹寬唔（不）寬。」這是一首以物傳情的客家涼帽歌，流傳在粵東瀕海客家聚居地區。

古代客家人先為避戰亂，約西晉起從中原遷徙到粵閩贛三省接壤山區謀生，他們攻苦茹酸，目光長遠，至明清又有一部分客家人走出大山，遷徙海濱，甚至跋涉到珠三角一帶。客家人是勤勞本分的，他們樸素的衣裳，打上身份的標記，特別是婦女們天熱頭戴涼帽，很有幾分颯爽的英姿。

兒時，我見過這樣一些婦女，穿大襟衫，寬褲，打赤腳，頭戴的涼帽簾在微風中飄抖。她們似乎專在野外幹體力活的，一個個體格健實，很有力氣，擔蕉果，掃街道，苦活累活都不嫌。業餘時間，還遇到她們在省城郊外的松林間用竹筴「刮糙毛」（搜松針），擔回家燒飯，真是裏裏外外一把手啊。那身寬鬆的衣衫，一頂遮陽的涼帽，為她們擋去多少暑熱的灼烤。

客家這個概念，是同學阿偉告訴我的，他就是客家人，祖上是出山進城的那一部分先民吧。我到過郊外阿偉家玩，他家是生產隊的菜農，村子靠山，溪水繞村而過，鵝鴨戲水，四周的菜田青翠鮮嫩，屋旁還有不少荔枝龍眼香蕉樹，農家叔伯嬸姨在田間勞作，不時有戴涼帽打赤腳的農婦快手快腳走過。阿偉說，他的大伯有編涼帽的手藝，村裏不少婦女戴的涼帽是他大伯編的。他帶我到大伯家，果不其然，土牆上掛着編好的涼帽成品，黃箔黑沿褶簾，一頂頂排列整齊。地上堆放着一些半成品和編織用的竹筴，看來阿偉的大伯是個勤快人，一有時間就編不停手。轉眼間，阿偉的大伯回來了，這是位瘦削但精神矍鑠的老人，兩眼炯炯有神，聽說我是阿偉的同學，熱情招呼倒茶，然後戴上老花鏡，兀自擺弄他的「作品」去了。



▲梅州被譽為「世界客都」，是全球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地 資料圖片

至此，我對涼帽印象漸深，成年後，逐漸關注這特定人群的衣飾。我居住的深圳雖說已發展成國際化大都市，但她的邊邊角角仍保留着古老的客家印記：圍屋、方言、飲食、服飾……其中涼帽是比較突出的一種。閒暇到客家老屋遊覽采風，這才了解到編織涼帽大致要經過「咬筴」、「織帽箔」、「剪內圈」、「掃油」、「彌帽」、「上帽」等大小三十幾道工序，僅帽箔頂就有「滿天星」和「娥眉花」等圖案，顯露着原生態的美。帽帶的色彩也很講究，是區分女性身份的標誌之一，一般為姑娘白，少婦紅，婆孀黑或青。誰說涼帽上不了大雅之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深圳舉辦的「荔枝節」，頭戴涼帽，藍襟衫外繫碎花圍裙的客家婦女列隊擔荔枝走在深南大道上，帽簾飄飄，扁擔悠悠，紅荔灼灼，那陣勢，不亞於一個個仙女下凡呀。

客家涼帽的功能主要有二：一是遮陽擋曬，美觀的帽簾給戴者送來絲絲涼意。二是掩護護顏，女子的容貌不輕易在生人前展露。所以涼帽是客家人吃苦耐勞，恪守古訓的象徵。與傳統的男耕女織模式有別，涼帽多由男性編織，它與客家其他服飾一樣，崇尚自然，質樸高雅，格調簡約大氣，其作用不



▲客家涼帽 資料圖片

僅是物質上的，在精神上亦有所寄託，成為男女愛情的信物，催生了一首首以賦比興的客家山歌：「妹莫轉來妹莫歸，嬲（嬉鬧）到深山竹伸尾，嬲到深山竹好倒，做頂涼帽送妹歸。」還有，「客家山歌最出名，條條山歌妹有情，妹戴涼帽對山歌，一條無妹唱唔成。」等等。

編涼帽的能手，多半會唱幾句山歌，若是遇到能編善唱的高手們盛裝對唱山歌，那場面就震撼了。客家人唱山歌，往往是想哪唱哪，即興而為，不受約束，鮮有「卡殼」的現象——那會被人笑話的，即使押韻和平仄關係不甚規範也無妨。這一編，且把客家涼帽編進了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一唱，還把客家山歌唱進了國家級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涼帽與山歌，天作之合一對，就像純樸山野中兩情相悅的阿哥阿妹相伴一起。

山川草木皆佛性

李夢



黛西札記

當我正在為明年四月的日本京阪藝文遊學展覽資料時，收到台灣遠足文化寄來的一本畫冊《若沖百年巡禮》。原來，明年是日本畫家伊藤若沖（Ito Jakuchu，一七一六至一八〇〇）逝世二百二十年紀念，本書的到來，不單幫助我多了解一些這位「網紅」浮世繪畫家的創作及生平，也為明年春天的博物館觀展之旅，增添不少尋訪與探索的趣致：究竟是怎樣的畫家和作品，能吸引日本觀眾在東京都美術館門外排隊兩個多小時，只為一見那些畫中的花果與草木呢？

如果有一份「日本浮世繪名家榜單」，榜上一定少不了葛飾北齋、歌川廣重等人的名字。這位出生在京都蔬果商販之家的伊藤，若不是最近幾年接連在日本及歐洲等地舉辦的回顧展引來網上下議論熱潮，加之數十年前美國收藏家普萊斯（Joe Price）的落力蒐集，恐怕仍是久被日本美術史界以及大眾遺忘的名字。不過，這位一生未曾妻娶、以隱居為樂的畫家，應該樂得「被遺忘」，倒是面對如今這般聲名兼備，或會惴惴難安吧。

若沖活躍的十八世紀，正逢日本庶民藝術興起之時。他出生那一年，日本大和繪名家尾形光琳去世；而若沖去世時，又是江戶時代的浮世繪畫家葛飾北齋與喜多川歌麿等浮世繪畫家在日本國內及海外建立聲名之時。可以說，若沖身處傳統繪畫與庶民藝術的過渡時期，雖說兼及不同時期不同風格，卻也因此難以被歸類及劃分。這樣的「不合群」，間接導致他在二戰之後漸被遺忘，而打破這般「被邊緣化」狀態的，應是那套耗費十餘年心力完成的三十幅《動植彩繪》。

我向來對於工筆花鳥畫興趣不足，總覺得那些作品過分強調筆意工整與色彩鮮艷華貴，反會折損生動意趣。不過，若沖這三十幅以動植物為主題的工筆畫，卻足以改變我過往的偏見。畫中意象包含鳥獸、魚貝、花草等不同類別，既有畫家本人養在園中、日日觀賞描摹的公雞，也有當時並無可能在日本國內棲身的大象、豹以及駱駝等，

造型生動，眼神與姿勢俱萌態十足，其中翻白眼的蛙以及橫眉冷對的公雞，頗能讓人想起中國明末清初畫家八大山人畫中的花鳥形象。而且，若沖此系列畫作繪於絹布上，交替使用有光澤與無光澤顏料，為作品增添立體感，畫中動植物更顯栩栩如生。

這一系列花鳥與靈獸作品受京都相國寺委約而作，加上若沖本人禮佛，因而不少評論人用「山水草木皆佛性」來形容畫家此類花鳥畫作的意味。我想，若沖畫中的所謂「佛性」，不單在於其作品關注周遭可見的素樸物件，並用極其純粹且飽含愛意的目光來審視這些平凡小景，不單因為他畫中時常雜糅寫實與想像，將原本無法歸併或同行的意象並置呈現且不顯違和，更因為他對於繪畫這件事情本身的堅守與執著。

若沖年少時已傾心繪畫，無意繼承家中生意，也不想被油鹽柴米磨去心智與靈感，為了靜心創作甚至遠離俗世，常年在寺中隱居，自謂「心遠」，即便到了晚年家業敗落，生活陡遭困苦，仍不改心志，勤勉習畫。若沖的工筆花鳥固然出色，其簡筆水墨更予觀者欣喜：構圖不循常理，卻有趣、有情，不煽情不造作，坦率自在。他名字中的「若沖」二字，從《道德經》中「大盈若沖」得來，意指謙卑自持，形容其人其作，可謂貼切。



▲若沖《動植彩繪》系列之《諸魚圖》 作者供圖



繽紛華夏

雲南陸軍講武學校號稱「百年軍校，將帥搖籃」，曾是清政府為加強邊防、訓練新式陸軍設立的軍事院校，與天津的北洋講武堂和奉天的東北講武堂並稱三大講武堂，民國時期又與保定軍校、黃埔軍校合稱「三大軍校」。軍校歷史並不太長：創辦於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二八年共辦十九期，畢業學員四千餘人。抗戰時期這裏成為「中央陸軍官學校昆明分校」，由龍雲兼主任，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戰爭結束後停辦。

講武堂的舊址在雲南昆明的翠湖西路，對面就是風景如畫的翠湖公園，二〇一七年入選第二批中國二十世紀建築遺產名單。米黃色的二層小樓矗立在夕陽裏，上有左右對稱的五個小尖塔裝飾，一樓圓洞門上懸掛白色石匾，自右往左書寫着「雲南陸軍講武學校」幾個大字，十分醒目。那日前去參觀，下午三點正好有換崗儀式表演。遊客按規定站在紅色防護網之外。遠遠地，三名士兵在一名軍官指揮下正步走來。他們身穿鐵灰色民國新軍軍服，頭戴大蓋帽，足蹬長筒皮靴，手握帶刺刀的步槍。到了大門口，他們先聽指揮拔槍、舉槍演練一番，然後與同樣打扮的兩名哨兵交接。軍官在一旁發出號令，最後指揮下崗哨兵排隊離開。儀式結束，走進小樓內的紀念館。一樓多

鐵血講武堂

純上

為圖像資料，介紹學院歷史。軍校每期學制為一年半至二年，分為步、騎、炮、工四個兵種。二樓則開闢不少房間作為情景復現的場所。一樓樓梯口有教官臥室，二樓有醫務室、飯堂、圖書室、學生臥室、實驗室，甚至還有「鐵將軍把門」的禁閉室。配上文字說明和黑白老照片，讓參觀者看了覺得格外真切。軍校的學習生活非常嚴格緊張，文字介紹他們奉行「三操兩講」時間表，每天早晨五點起床晨跑，上午兩節「術科課」、兩節「戰術課」，下午集體操練，晚上常常緊急集合演習。

該校教官多為留日「海歸」，早就接觸了現代科學、民主和革命的理念。其中的同盟會成員於一九一一年領導學生投身於推翻清朝統治、建立中華民國的辛亥革命。一九二五年袁世凱復辟稱帝，師生們又在蔡鈞的率領下參與護國運動。這些光輝歷史都在展覽館內用圖片、文字一一闡明。他們參加辛亥革命的誓詞刻在一塊石碑上：「協力同心，恢復漢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護國運動中的將領名錄、個人俸祿也有記載。雲南大都督、倒袁領袖蔡鈞曾是該校教官。這裏除了陳列他全身戎裝的照片和兩人當時乘坐過的馬車複製品。當時蔡鈞為躲避袁世凱的監視假裝沉迷酒色，其實借助小鳳仙的掩護暗中逃出北京，回到雲南指揮倒

袁運動。從二樓參觀完畢出門，迎面是當年操練演習的操場，這才恍然講武堂的主體建築是東、南、西、北四樓對稱銜接組成的一個方形四合院。四座樓各長約一百二十米，寬七至十米，高十二米。南樓中部還有當年的閱操樓，總高約一百一十五米，寬十三米，規模宏大。

雲南陸軍講武學校的名號雖然因為蔣介石禁止各省自建軍校的命令而消失於一九二八年，但軍校在中國現代史上的使命並未終止。歷屆畢業生有的後來成為傑出的革命將領，如朱德、葉劍英等，參與了歷次重要戰爭。紀念館裏有個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國的情景復現群雕，彰顯軍校師生為抗戰作出的貢獻。穿過操場，紀念館西面的臨時展廳還展出了抗戰中國遠征軍的歷史，用圖片、音響展示了軍校師生、校友和平民百姓為抗戰作出的巨大貢獻。除了一個滿身戎裝，笑容可掬的「娃娃兵」雕塑令人動容以外，還有一張號稱「將星璀璨」的照片，將美軍司令史迪威、何應欽、龍雲、俞大維、杜聿明、「飛虎隊」指揮陳納德等都照在一起了。

戰爭的真諦在於和平，就如「武」的用意是「止戈」。參觀雲南陸軍講武學校舊址，重溫軍人保家衛國，捍衛和平的犧牲與功勳，令人後人敬仰而復自警。